

上海文学名家文库·100后卷

罗达成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

罗达成◎著

罗达成自选集 将来的日子还很长

上海文学名家文库·40后卷

罗达成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罗达成 著

罗达成自选集

将来的日子还很长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达成自选集：将来的日子还很长 / 罗达成著. -- 南昌：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20.1
（上海文学名家文库. 40后卷）
ISBN 978-7-5500-3561-4

I. ①罗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报告文学 -
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③序言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284742号

罗达成自选集：将来的日子还很长

LUO DACHENG ZIXUANJI: JIANG LAI DE RIZI HAI HEN CHANG

罗达成 著

出 版 人 章华荣
责任编辑 蔡央扬
书籍设计 方 方
制 作 何 丹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21
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 28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3561-4
定 价 5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415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x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
录

第一辑：散文

- 2 刻骨铭心说马达
- 5 敬畏梅朵
- 11 天天累得我心疼
- 17 我给天天说新闻
- 22 与大海签约
- 25 我家的“天伦热线”



- 30 学车的日子
- 34 我在本命年“下岗”
- 36 挂在脖子上的护照
- 40 加拿大的导游和司机
- 45 在首尔看球
- 49 宾馆一夜
- 53 落榜者的滋味
- 58 旧巢新窝
- 61 与噪音为邻
- 64 贝壳与诗
- 70 鼓浪屿上觅诗魂
- 77 儿子
- 80 父亲的失望
- 82 在稿笺和棋盘上驰骋

第二辑：自序·为友人序

- 88 心头的熔岩与读者的梦
- 95 代价沉重，无怨无悔

- 101 曾经雄姿英发
- 105 我的高个子“拍档”
- 109 山那边走来的陈冠柏
- 115 被海连累被海爱
- 119 给一位走进四十岁的朋友
- 123 林峰想圆一个梦

第三辑：报告文学

- 132 八年之约
- 147 将来的日子还很长
- 161 三十三年后，与北岛叙旧
- 171 中国足球队，我为你写诗！
- 190 “十连霸”的悔恨
- 212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
- 258 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
- 300 闯荡在太阳旗的国度



第一辑

散文



刻骨铭心说马达

这一段日子，心里一直沉甸甸的，传报噩耗的电话无情而又残酷，我所敬重的文汇老报人相继离去，上回是主将梅朵，这次是主帅马达，还说他最后时刻豁达依旧，遗言是“笑别人生”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在马达手下工作十多年，他离休后又和我在同一小区住了十一年，有过很多接触和交谈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，是他的知人善任、爱兵如子，对报社的年轻人乃至每个人关怀备至，鼓励你、鞭策你像他那样在工作中马达飞转，豪情万丈。他虽然叱咤风云，偶有冲天一怒、雷霆万钧，但更多时却是和煦阳光、化雨春风。

1977年，马达刚到报社走马上任，我还在《笔会》，没和他接触过。其间，我随作家访问团去青岛回来，写了篇散文《贝壳与诗》，第二天主笔就转告说，“马达夸你写得好，很有感情”，我有点受宠若惊。三年后，被梅朵挖到《文汇月刊》工作，报社一位跟马达交流甚多的大牌记者，跟我关系不错，也几次对我说：“老马很赏识你，有才气，又有工作激情。”我虽感欣慰，更感到一种压力和鞭策。我跟马达也熟悉起来，他在走廊里、食堂里见到我就问，“最近在写什么呀？要忙里偷闲坚持，写作、组稿两不误。”还叮嘱说，“《文汇月刊》的报告文学要有分量，要

做到每期有一篇能打响！”而在中国足球难得风光的1981年，我在武汉组稿途中，奉命到北京赶写的《中国足球队，我为你写诗！》似乎感染、打动了，在最后一场生死决战前又让我赶到广州，写好续篇后，马达在小样上密密麻麻地做了改动，并叫我晚上到他办公室一起看球，准备第二天出一个整版。但最后比赛以0比1告败，马达长叹一声，好一会才心有不甘地问：“怎么办？”我苦笑着说，“算了吧！”心里觉得很对不起老马。1984年底，老马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，说：“党委同意梅朵的意见，提拔年轻人做助手，老梅曾受过很多苦，身体不好，现在太忙太累，你要替他多分担。”那年我40岁刚过，压上担子，这在当时算是破格提拔了。

岁月如梭，马达在班子交接之后离休了。但人走茶不凉，他仍心系报社，经常回来看看，每个人也都像从前那样敬重他、欢迎他。而我每次去看他，他还是关切地问长问短、问这问那：“你怎么样？报社有什么情况？”他每每感叹老文汇精神的日渐淡薄和缺失：“办报还是要心无旁骛呵，现在诱惑太多，分心太多。”让我终身难忘的是1999年末，在我正高职称评定碰到麻烦时，他出手力挽狂澜。那时，我还有3年多也要退休，申请正高眼前这次可能是最后机会了。专家组的朋友告诉我，在他们这个层次上我已高票通过，但最终握有决定权的，是各大报的头头脑脑。这几年申报，我已经失败过两次，原因是只有高中文凭，必须排入“另册”，靠“双突破”闯关。粥少僧多，要靠老总们替自己人力争。情势依然很不乐观，有人直率表示：“没有本科，也没有大专，只有高中学历怎么能评正高？”我很不服气，怎么工作时是骨干，一到评职称就变成了负担？真让人寒心。也有点恨自己，以前不知天高地厚、自以为是，报社曾组织到区工大读夜校，解决学历，我觉得不值，放弃了。也恨梅朵，1985年当我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协和武汉大学联办的首届作家班时，他竟把通知函扯得粉碎，还涨红了脸怒斥道，“你作为刊物的副主编，居然好意思提这种要求。”



心灰意懒，怨气冲天，我不忍心去“声讨”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梅朵，想起了相距咫尺的马达。我给老马打电话，发了通牢骚，只想宣泄一下，并不指望他佛手回天，他早已下野了啊！“别着急！”想不到，他不光安慰我，还表示要出手相助，“怎么能一概而论，一张文凭定终身？我会替你说公道话！”我后来听他夫人邱枫老师说，马达很激动，仗义执言，整整一晚上都在打电话。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只听说投票前作最后陈述时，许多老总都对我表示认可和肯定：是有作为的编辑，也是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，得过上海和全国的奖项，有很多著作，也有论文。不给他评正高，说不过去，也不公平。

2000年到来前的一个晚上，马达来电话了，他兴奋地说：“投票你通过了，有那么多人帮你力争，替你说话！”这就是真性情的马达，跟从前一样爱兵如子，有情有义！如今，虽说他已远去，但依然时常出现在我眼前心上！

2011年10月，写于鑫城苑

敬畏梅朵

突然接到报社同人告知梅朵去世的电话，感情上一时间很难接受。

说突然，其实也有些预感。去年五月间我和作家祖慰去中山医院干部病房探望他。这位当年主编《文汇月刊》，在文学界呼风唤雨、叱咤风云的梅老板，瘦削、佝偻的身子无力地斜靠在病榻上，面色蜡黄更衬出鬓发的苍白，目光失神而凝滞。我跟着他为刊物奋斗了十年，直至奉命停刊。但在我自报家门后才勉强辨认出我，而对他也很熟悉的祖慰则不无尴尬地摇头说：“记不得了。”告别前，我们跟他要《梅朵文艺评论选集》，陪护的阿姨立马答应给我们每人一本，但他指着我们两个大男人，提高嗓门喝阻道：他们两口子是一家人，一本够了。

我和祖慰相视一怔，无奈无言，心中在叹息。我们知道，在这里躺了将近八年的梅老板，已进入风烛残年，他的思维明显退化了。这位九十老人恐怕永远无法离开这间病房，且余日无多了。

尽管丧事一切从简，闻讯后的第二天上午，我和肖关鸿还是坚持前往寓所悼唁，我们当年是跟梅朵摸爬滚打操办《文汇月刊》的左右手啊！梅朵是让人敬畏的师长，曾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关怀、提携和鞭策。当我和他那和善而令人敬畏的遗像前鞠躬致哀时，往事随难以抑止的泪水而流淌。



梅朵曾经对自己以及跟他有过相同历史遭遇的人，下过这样的结论：人的经历，人的思想，决定着他的工作、他的生命价值。梅朵命运坎坷，这个老资格的《文汇报》报人、《大众电影》主编，在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中被彻底打翻在地，划为“右派”，先后送到河北、山西的农场和煤矿，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，受了太多的苦和累。他曾万念俱灰，直至1979年，才摘去帽子，获得释放，回到报社工作。他觉得失去的岁月无法追回，只有在剩下的时间内加倍发挥光和热，所以多次向报社领导请命。次年，文汇报创办了《文汇报月刊》，由他挂帅。

江东无人不识君。这本定位在以文学为主，并扩及其他领域的综合性杂志，创刊号一炮打响。那是让人惊叹的名家云集，一大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巴金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唐弢、艾青、公刘、邵燕祥、王蒙、刘心武、舒芜、曾卓、冯亦代、董鼎山、杨宪益、谢晋……纷纷在杂志上袒露思想，展现风采。有口皆碑，刊物很快产生全国影响，而梅朵的编辑家声望，远远盖过他的电影评论家名头。

好稿难求，每期组来一大批好稿件更谈何容易！活力梅朵，性格张扬，他的组稿风格，让人钦佩，更让人敬畏。他的心脏早搏，血压很高，经常一下飞机，就揣着硝酸甘油和面包在北京组稿，挤公共汽车，一天跑五六家。北京的文学名家中，流传着一句话：“梅朵梅朵没法躲！”丁玲怕他，王蒙怕他，陈祖芬怕他，理由也怕他，怕他的执著和诚意。他要的稿子你要给他，而且要限时刻。“下个月我给你稿子，这个月不行。”“为什么不行？我这个月就要！”他就是这样斩钉截铁，“说定了，我版面给你留下，开天窗你负责。”没有人有勇气抗拒他的铁腕，他的精神轰炸。在那个年代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，是加急电报——夜深人静，摩托轰鸣，咚咚敲门，举家惊惶，邻里不安。梅朵对拖延交稿的大名家，毫不手软地连续使用这致命武器，且战无不胜。

我亲眼见识过他向丁玲逼稿的全过程。那一期，刊物亟须丁玲写篇

重头稿子，但她正好因病离开北京躲到外地静养去了。梅朵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到丁玲家，但任凭他软泡硬磨，或是发怒、咆哮，她的家人咬定青山，坚不吐实，他们怎么能让梅朵去折磨老太太呢？梅朵无奈，打了一长串电话到作协，到熟悉丁玲的北京朋友处，从早到晚攻坚一整天，终有突破——名不虚传的“没法躲”，居然打探到了老太太在鼓浪屿一家宾馆的房号和电话。羊落虎口，老太太惨了，在顽强抵抗了一阵以后，梅朵以大嗓门发出最后通牒：这一期，非要这个稿子不可！马上写，写完了给我，就不打扰你了。你不写，我马上乘飞机赶过来！丁玲知道这位50年代就相识的老友的行事风格，不得不屈服了。

言传身教，使我们这些梅派传人组稿都有些强悍，有些霸道。到作家里，看到好稿子就“拦路打劫”。作家为难了，“不要紧，我给你打收条，承担责任，稿子被《文汇月刊》某某取走，此据。”陈祖芬曾痛苦地回忆道，一次发高烧，不能动弹，但我为逼她完成一个重要稿件，下了“死命令”，只要有一口气，一定要完成！最终她还是奇迹般地交稿了。作家们每每“逆来顺受”，不为别的，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编辑部积累下深厚的友情，大家都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，都看中这个刊物在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外面人没法躲，编辑部内部的人更没法躲。一般而言，报社各部门都不愿意要作家，觉得他们散漫，老想着自己写东西，梅朵不这么想，把报社的作家搜罗一空，我也是被梅朵从《笔会》调来的。我们十个组稿编辑里，有六七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我是写报告文学的，当时分管报告文学栏，为避嫌，把自己写的稿子给别的杂志，但刚要寄走，给他看见了：“快，打开让我看！”不容分说。他看完觉得满意，就扣留了，“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们自己用，发排！”他逼你组稿，要亟尽全力把最好的稿子抢到手。他也逼你写稿，不断敲打你，提醒你，记住你的另一身份——作家：“当了编辑就不写东西，算什么作家？拿不出好作品，怎么能跟别的



作家平起平坐，在一个高度上对话？”

为了确保每期的重头稿，他还常常搞“突然袭击”：有时是原本应允稿件的作家有意外变化，爽约了，他替你订好飞机票，让你当天出发救场，必须在杂志截稿前赶出新作来，我的《你好，李谷一！》就是这么逼出来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武汉祖慰家组稿，他的电话到了：“中国足球队3：0大胜科威特，扬眉吐气，史无前例！你马上赶到北京采访，这一期做头条！标题我替你想好了：《中国足球队，我为你写诗！》”他布置任务都带有决断的感叹号，不容分辩，不容讨价还价。

跟梅朵干活很累很累，他要把你榨干，但我们心甘情愿，因为他老人家首先把自己榨干了，瘦削得只剩下坚韧的筋骨和跳动不太规则的心脏。况且，我们一个个组稿、写作双丰收，何乐不为！这是我们刊物的全盛时期，也是个人创作的黄金岁月。

工作很忙，心情很舒畅，编辑部空气相当活跃。我们每周开选题会，为对一个稿子的评价，为挑选下一期封面，或是一个重大选题找哪个作家，常常跟梅朵争论得面红耳赤，简直像吵架。梅朵曾大发感慨：我们编辑部，那是一个很难再次找到的生命集体，他们像一团火似的，把一切投入了工作，他们没有别的考虑，人们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如何把杂志办好，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，因此编辑部的会议虽有热烈的争执，却没有造成相互间的隔阂，只有意见的对不对，没有地位的高与低。所以总能做到畅所欲言，发挥每个人的才智。

“阴暗面”的东西传得快，不熟悉梅朵的人，只知道他脾气坏，很霸道。但一见面，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，恶名在外的梅老板竟是一个待人礼貌和善、说话轻声细语的好老头。刚时刚来柔时柔，好脾气是梅朵的常态——只不过在追稿逼债、争论问题时除外。他总是笑眯眯的，对部下问寒问暖，关怀备至。见我们忙得顾不上家，他常常抽空问你的家事，你的孩子。一旦有谁身体不适，他马上给你打电话，写条子。他的曾祖父是

中医，他夫人的兄弟姐妹里也有几位是在上海有影响的名医，医疗资源很充沛。有时，一些没有名气的作者到编辑部来，梅朵会跟人家聊上个把小时。一位在《文汇月刊》崛起的上海报告文学作家，之前一直被退稿，梅朵和我劝他不能泄气，后来真的越写越好，有些还做了当期报告文学头条。若干年后，这位作家对我说：“知道吗，我是被你们的话震动了，才憋了一口气。你们当时说，‘没在《文汇月刊》报告文学栏上发表过作品，算不上报告文学作家；没在这一栏上做过头条，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作家。’哎呀，这话口气多大，却绝对是大实话。”这话的版权是梅老板的，我只是稍许梳理了一下转发。对一些重点作者，梅朵要求我们，一定要感情到位，服务到位。1982年，我们专门派到北京沟通全国评奖事宜的编辑，在第一时间把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得奖篇目传回来，梅朵心急火燎地催促说：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的作家！肖复兴的《海河边的一间小屋》也获奖了，打电话到体育馆路杂志社，没人接，打到家里，他爱人说他到江苏开笔会去了。我先后找了江苏几家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，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，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肖复兴。“天哪，你怎么能找到我？”梅朵也乐了，他抢过电话，热情祝贺肖复兴。

梅朵对我们这些小辈爱护有加，在当时那种论资排辈的年代里，他力主把三十来岁的我和肖关鸿提拔为副主编，把我们推到第一线，轮流当班，充分发挥创造力。提携之情，铭记在心，激励我们日复一日地为刊物呕心沥血。办杂志，梅朵不拘一格，不守株待兔，不唯唯诺诺，而是充满了主动性和责任感。他很敏锐，在发现报告文学这一关注现实、触及时弊的文学样式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之后，就要我们大大强化这个栏目，拉开架势组稿，每期发三到四篇，五万字左右，而且头条一定要打得响，一定要在作家圈和读者群中产生震荡。我们紧紧抓住全国最好的几十个报告文学作家，几乎每天在给作家们写信或打长途电话，交流、沟通，问他们手头有什么选题，反反复复地叮嘱，写好了赶快给我们，要是有问题需要商



讨，我马上赶过来。那时，我一年有六七个月在各地奔波，或组稿，或采访，而对北京一些超一流报告文学作家的重头稿件，有一阶段梅朵让我每个月专程前往去取，当场看定，以确保质量和时效万无一失。梅朵很得意，我们成了推动全国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领头羊之一，在中国作家协会评定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项中的得奖篇目数，我们每次都与《人民文学》不相上下。我们相继推出的几期报告文学专辑，也得到读者强烈反响，刊物发行数直线上升，一度稳定在20万份以上。

“草根微吐翠，梅朵半含霜。”《文汇月刊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大时代产物，她在艰难中创生。作为思想者、呐喊者、践行者，躬逢其盛的文汇人都是幸运儿！我们很留恋这十年，也珍惜这十年，享受这十年。1990年，当我们走向报社新的部门时，我们这样安慰自己：“只在乎曾经经历和拥有，不在意天长地久。”而已经古稀之年的梅朵，也确实该休息了。在一场激情投入后开始离休生活，意犹未尽的梅朵有着无限感慨：“这十年，尝尽了办刊的欢乐和艰辛，也真正体现了我生命的价值。”之后，豪气不再的他淡出了公众视线，我们也很少见到他，但我经常跟我的同事们以敬畏之情说起梅朵的编辑精神。

如今，集刚柔于一身，有时如暴风雨般犀利，有时如春风细雨般温和的梅朵已经远去。“这样的长者并不多见，这样的编辑几近绝迹”，当我把消息告诉各地的一些作家时，他们无不感慨万端。不仅如此，虽然岁月流逝，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各地，仍有多少文学名流和普通读者，至今还珍藏着全套《文汇月刊》——毕竟，这是一代人永远的记忆。

2011年1月24日，写于鑫城苑

注：文中提及的年代均为20世纪。

天天累得我心疼

在我们家，最累的不是上班的人。累得让我心疼的，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天天。他才七岁半，却似乎生活在一条紧张、忙碌、规律性很强的流水线上。算算这些一年级孩子的“在线”时间，好像比工厂流水线上的员工还要漫长。

天天从幼儿园起，便由妈妈带着去上各种各样的课，识字，练字，学拼音，学查字典，学算术，并早早就开始请老外上门教英语。虽然有思想准备，且做了好些前期知识铺垫，但从去年9月他上小学之后，还是感到压力超出预想，有点应接不暇：白天要上六到七节课，中午在校用餐后原本休息一小时，却要挤掉一半时间做作业；晚上也要做作业，还要预习和复习，而且还要不断应对接踵而至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测验。生活节奏大大加快，负担明显加重，而且也因此大大降低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。

每天都从一个紧凑得有些慌乱的早晨开始。做妈妈的心疼儿子，总要等到六点三刻才催天天快起床，而他还没睡醒，常常下意识地反抗，嚷嚷着“起不来，起不来，还没睡够呢！”或者是“迟到就迟到，迟到就不去了！”但在反复催促下，他很快清醒了：一骨碌起身，洗脸、刷牙、让妈妈替他卸矫正近视的ok镜……早上，妈妈忙，外婆和保姆也跟着忙。最费